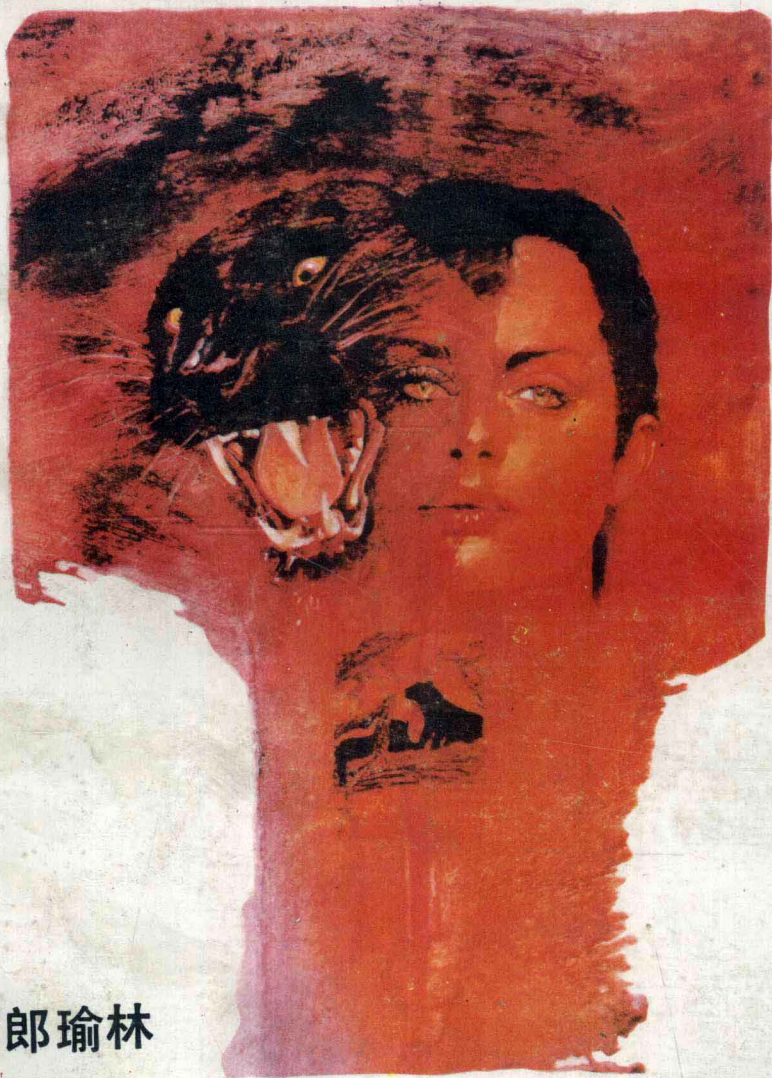




郎瑜林

边陲血光

湖南文艺出版社



边陲血光

郎瑜林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前料玄最崖立，学文？和中其游美姪邀人自道？即和
。前新一下集。着兼德文景。品消融玄幽林前对必出舞。
一池春夜，事姑前香到个一音到不闻不留里生部。一第武因
……香表前生部北京大音表，醉人步里前即太

。好流·月正年八八廿一

边 陲 血 光

郎 瑜 林

责任编辑：李渔村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株洲县印刷厂印刷

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1

字数：192,000 印数：1—8000

ISBN7—5404—0385—3

I·308 定价：3.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偷越国境	(2)
第二章	不辞而别	(25)
第三章	饭店被炸	(51)
第四章	密谋暗杀	(76)
第五章	认贼作父	(104)
第六章	死里逃生	(131)
第七章	林莽结拜	(158)
第八章	泄露机密	(186)
第九章	枪下留人	(201)
第十章	险恶阴谋	(223)
第十一章	血染山口	(240)
第十二章	泪洒界碑	(267)

跋	郎瑜林在“行动”	程云(284)
---	----------------	---------

一九三八年六月，苏军
政治上将、内务人民委员部远
东地区部长卡扎柯夫只身越
境叛逃，流亡伪满洲国。这一
突发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一
些国家的高级官员，情报专
家，色情间谍，刺客打手，武林
好汉，纷纷登台，围绕这位流
亡将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殊死搏斗……

第一章 偷越国境

“站住！”

“举起手来！”

他，没有站住，没有举起手，也没有惊慌失措。他冷静沉着地一猫腰，钻进路旁齐肩深的草丛，朝浓密的松树林子里奔跑……

“砰！砰！”两声枪响，

他随着枪声慢慢而又沉重地倒下去了。

满洲国琿春县长岭子国境哨所的两名警察，重新装上了子弹，推上膛，端起三八式大盖枪，互相对望了一眼，小心翼翼地朝松树林子搜索。他俩很幸运。对于偷越国境的人，不管是密探还是走私贩，即使抓不到活的，拾个死的回去，也可以得到皇军的奖赏。他俩穿过草丛，来到松树林子边，突然惊住了。

地上没有尸首，也没有血迹，只有一片青草似乎被沉重的身体碾压过，已经伏倒，人却无影无踪。他俩开始感到莫

名其妙，随之不可名状的恐惧向他们袭来。步枪在手中微微颤抖，手心沁出了冷汗，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会从什么方向射过来复仇的子弹，一缕夕阳照在峰顶，而山下树林里暮色已浓，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他俩平端着枪，心惊胆颤地按原路一步一步往回退。

“站住！把枪放下！”一个又粗又重的声音向他俩大声命令道。

齐肩深的蒿草挡住了他俩的视线，看不见喊话的人，这声音也很突然，辨别不清方位，他俩象受惊的豹子，竖着耳朵呆呆地站着。

“把枪放下！把手举起来，不然我就开枪了！”这人操一口生硬的东北话，舌头起码有八斤半。

他俩看清楚了。距离他俩十五、六步远的巨石后面，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俩的胸膛，只要手中的三八大盖略微抬一点，这人就会先发制人，立即开枪。现在一切都晚了，能够活命的唯一办法就是服从他的命令。但是，他俩没有放下枪，把枪横举在头上，因为丢了枪，即使能回去，日本宪兵也不会让他俩活着。

这时，从巨石后面跳出一个人来，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件土黄色风衣紧紧裹着健壮的身体，穿一双高筒黑色牛皮靴，一头乱蓬蓬的卷发，大鼻子底下留着斯大林式的小胡子，脸色暗红，眼仁发黄，原来是一个苏联人。

苏联人嘿嘿地冷笑一声，露出蔑视的神色，黄色眸子放射出恐怖和机敏的光，自贻伊戚地摇摇头，把两支手枪扔到他俩的脚下，弯下身从高筒皮靴中摸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也扔了过去，然后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斜了一眼他俩，说：“把手放下，带我走。”

“带你去哪儿？”两名警察放下手，把枪横在腰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感到莫名其妙。

“珲春县警察队。”苏联人吸了口烟，斩钉截铁地说。

“警察队？这……”两名警察不知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犹豫不决，惊悸地站着。

苏联人狠狠地瞪了他俩一眼，独自迈开步子，走出草丛，顺着小山下山。他走得很快，尾随在身后的两名警察不得不小跑几步才能跟上。此时他无心去观赏异国的山山水水，他确信已经死里逃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的爱妻莉娜已乘飞机抵达瑞士，住进了日内瓦湖畔的白桦旅馆，重逢的日子指日可待。他如释重负，感到轻松愉快，眼前好象一片光明。然而他却不知，恐怖正悄悄地向他走来。

夜幕降临，已是掌灯时分。

珲春县板石沟警察队队长和警察们围在煤油吊灯下推牌九。那牌九是用山梨木做的，又黑又硬，洗牌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即使是身无分文的赌徒，一听到这声音，也会心痒难搔。警察队长今晚手气还不错，连和（音胡）了两把满贯，正在兴头上的时候，听到值勤警察报告，在长岭子抓到一个偷越国境的苏联人，还有两支手枪和一把匕首。警察队长叼着烟，歪着脖子，看了下手枪，又把匕首拿在手里晃了晃，对警察说：“看来这小子不是走私贩盐，没他妈的什么油水。不过，咱们可要小心点，他带着这些真家伙越境，准有名堂。”他想了一下，接着问：“人呢？叫他进来。”

苏联人没有脱去长筒皮靴就进了屋。这草房的门实在太

矮小，苏联人不得不低头缩肩；他的皮靴踩在炕上咯吱咯吱作响，炕席上留下一排清晰的大脚印儿。屋里的警察们不约而同地怒视着他。这间权且作为警察队部的草房，曾是朝鲜族人居住的，没有门，门就是窗户，窗户就是门。所有的门既不向南方朝里开，也不象北方朝外开都是拉门。正面有三个门，从右门进屋，有单人床大小的一块地，是烧火的地方，朝鲜族妇女煮饭炒菜都是跪在炕上做。除此而外，全屋都是火炕，在炕上装上拉门，分成若干小房间。苏联人按规矩应该从右门进屋，站在地上。如果从中间门进屋，就应该在门外脱去长筒皮靴，因为进门就是炕。现在他穿着皮靴站在炕上，怎么能不叫警察恼怒。

警察队长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站在苏联人对面，前腿膝关节有节奏地抖动着，倒背着手，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问道：“你是什么人？”

“苏联人。”苏联人回答时眼光在屋里扫视着，借着昏暗的灯光，他看见墙上乱七八糟地挂着步枪、子弹带、武装带和衣服、帽子；很显然，这是一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乌合之众。

苏联人这种傲慢的态度，激怒了警察队长。他收回前腿，挺起胸，站直身子，气势汹汹的喝问：“为什么偷越国境？你的任务是什么？说！”

苏联人收回目光，盯视着警察队长，用命令的口气说：“不用问了。快把我送进城去，我要见琿春县最高长官。”

警察队长一听他要见琿春最高长官，也就是说要见横山臣平大佐，再看他那目空一切的样子，与那些走私贩盐的人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截然不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小子说话口气不小，看来有点来头，但转面一想，也许是他妈的瞎咋呼。警察队长把手一挥说：“不行！这黑灯瞎火的，明天再说。”

苏联人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双手拍了一下大腿，耸了耸肩膀。

警察队长“嗯”了一声，突然睁大眼睛，此时才发现没有给他戴手铐。警察队长从腰间掏出手铐，给他戴上。

苏联人脸上立刻现出怒容，但只得服从。

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一小时之后会发生不堪设想的枪击事件。

珲春县日本特务机关长官田中铁次郎中佐坐在桌前翻阅着各地送来的情报，除了报告抓获一些吃一两次大米饭的经济犯而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近县城里出现的一系列神秘事件，使得他心绪不宁，坐卧不安。

这时，电话铃响了。

他漫不经心地拿起电话。对方的声音很微弱，但仍可听得出紧张惊恐的声音，好在他对这些满洲国警察们人为的紧张已经习惯了，无非又是小题大做，自相惊扰。他不以为然地听着电话。

电话是板石沟警察队长打来的。

“抓到一个苏联人？很好。把他押送到特务机关来。”田中铁次郎中佐准备撂电话了。

可是，他抓电话的手忽然攥紧，把音量开关按到最大限度。又听了一会，他神色有些紧张，顿然放下电话，立即抓起另一部电话，匆匆忙忙下达了行动命令。

两辆摩托车和一辆卡车发动了引擎，值勤宪兵冲出营房跳上车，车灯一亮，鱼贯地驰出了特务机关大门，然后加大油门，风驰电掣般掠过大同桥，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田中铁次郎中佐很满意值勤宪兵动作迅速，下达命令后不到三分钟就出发了。他倒了一盅酒，呷了一口，想镇静一下自己，虽然做了这番布置，但一想到刚才的电话，心情仍然沉重。

板石沟警察队，夜里九点左右。正当警察队安置好苏联人，准备熄灯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人闯进院子，隔着门向苏联人开枪。幸亏哨兵发现得及时，立即开枪还击，刺客来不及开第二枪，仓皇逃窜了。据哨兵说，那刺客青衣青裤青鞋，黑纱蒙面，手使双枪，身手矫捷，行走如飞，倏忽即逝。

苏联人安然无恙，而一名警察却当了替死鬼，死于非命。

难道又是那个“夜游神”出现了？

“夜游神”何时出现，无人知晓。去年元月的一个大雪夜里，琿春县银行金库被盗，保险柜中的金条、银元和纸币被窃贼悉数拿走。这笔钱数额当然不小。田中铁次郎中佐深知事情严重，当即率人赶到现场。

现场的情景叫人惨不忍睹。保险柜完好无损却敞开着，显得那么空洞，两名银行警卫横尸当场，嘴角溢出鲜血，挂在乱蓬蓬的络腮胡子上，冰冷的眼球外凸，脸上凝滞着恐怖，腰间插着手枪，看样子连手枪都没来得及拔出，就被打死了。这两名银行警卫是用重金从朝鲜罗南请来的大汉，枪法极准，举枪可以打掉飞着的家雀，拳脚也狠辣非常，却这样猝不及防地被人打碎了颅骨。

当夜风雪交加，寒冬的雪粒犹如沙砾，窃贼的脚印被老北风吹掉了，尽管银行周围覆盖着洁白如玉的雪被，却没有留下任何足迹。田中铁次郎中佐曾读过一些中国的剑侠小说，知道有一种“踏雪无痕”的轻功，非常神奇。但他始终认为那只是一种海外奇谈，胡诌八扯。当他想到中国可能真有这种神技时，不禁感到头皮发麻，觉得肩上扛着的两杠两花分外沉重。

既然被认为“踏雪无痕”，这件巨案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事情传出后，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这是一个“飞天大盗”，有的说这是“独脚神偷手”，但多数人都说这是“夜游神”。然而这“夜游神”似乎有意去证实人们这样的猜测，在短短的时间内，连施空空妙手，盗走了不少东西。

后来的事实使他从梦中惊醒。他知道这不是什么“踏雪无痕”的奇人，也不是传说的什么“夜游神”，他确认此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特工人员，因为盗去的不仅仅是财物，而且还有军械弹药，因此不能孤立地看作一般盗案。

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使他更为恼火。先是琿春日军守备队军械被盗，两支手枪和二百发子弹不翼而飞；刚从蒙古运来的二十四匹战马，一夜之间全部被毒死，接着是一名日本关东军中尉突然失踪，不久就发现这个中尉陈尸琿春北山乱坟岗子，象那两个朝鲜大汉一样，被打碎了颅骨。田中铁次郎中佐虽然精明干练，善于侦缉，派出宪兵，撒下天罗地网，却抓不到一丝“夜游神”的线索，使他无计可施。

四月，“夜游神”竟不可思议地出现在琿春日军守备队司令官横山臣平大佐的别墅。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横山臣平大佐同田中铁次郎中

佐对弈围棋，还有两个颇有几分姿色的日本随军妓女陪着。突然，横山臣平大佐那条狼狗狂吠一声，跳起来扑到窗前，吓得两个妓女尖声乱叫。

窗户依旧闭着，窗外微风不动，一片漆黑。

“也许确实没有什么。”匆忙赶到的护兵经过一番勘查，得出这样的结论。

“混蛋！我的狗从没出过差错！”横山臣平大佐怒斥说。

这时，哨兵进来报告说：刚才看见一个黑影翻墙逃跑了，行走如飞，来不及开枪。

显然，又是那个来去无踪的“夜游神”。

现在，“夜游神”又出现在板石沟警察队。

板石沟警察队队部。

警察们把被打死的警察抬出屋去，洗净了炕上的血迹，浓重的血腥味充满了小草房，一时难以消除。这血腥味令人作呕，加之一场惊吓，警察们全都失去了睡意。

苏联人靠墙端坐着，双眉微锁，似乎闭目养神，其实他心神不定，百思不得其解，他万万没有料到刺客来得这么快，又这么凶。

警察队长如坐针毡，焦急万分，眼睁睁地盼着快点见到特务机关的人。

门外传来摩托车的突突声，车灯照得门纸雪一样白。苏联人黄色眸子放射出求救的目光。警察队长一个鱼跃起来，慌忙拉开门。

日本宪兵少尉挟着劲风撞进门来，开口就问：“抓到了没有？”

警察队长一鞠躬，报告说：“抓到了。”

“人呢？”少尉急切地问。

“在这儿。”警察队长指着苏联人说。

“是他？”少尉用犹豫的眼光看着苏联人，“他就是‘夜游神’？”

“不，不是。他是我们抓到的老毛子。”警察队长又鞠了一躬。

“啪”一个耳光打在警察队长脸上，少尉怒吼道：“混蛋？我问‘夜游神’在哪儿？”

“跑了，往北跑了。”警察队长怕挨第二个耳光子，把头深深地低着，象是断了脖筋骨。

“一群废物！”少尉骂了一句，把手一挥说：“把这个苏联人带走！”

车队迅速地往回开。

这是一个没有星光，没有月色的夜晚，迎面扑来的习习晚风，带着森林的芬芳，沁人心脾，四野蛙声咯咯，时起时伏。前面，已经看得见泛着白光的红溪河了。

红溪河横贯琿春县境，由东向西汨汨流淌，河水深浅不一，水深处，微波不泛，深不可测，尤如龙潭；水浅处，激流在乱石间飞溅，推出团团白雪，水声震耳欲聋。全河上下没有一座桥，来往的牛车、马车、汽车都是在浅水处涉水而过。因为每年雨季，山洪暴发，这条汨汨流淌的温顺小溪，刹时间水满河床，泥沙石头，飞流直下，一泻千里，即使有桥，也毁于山洪。山水来得急，去得快，三五日就恢复原样了。

摩托车在前边开路，劈开水面，溅起一片浪花，冲过河

去，驰过河边的柳条丛，停在河堤上，等待着摇摇晃晃正在过河的卡车。突然，卡车右侧柳条丛中，红光一闪，“啪”地一枪，紧接着“啪”又是两枪，卡车挡风玻璃出现了三个梅花形的洞。宪兵少尉慌忙伏下身子，藏在座位下边。司机加大油门，卡车冲上河岸。几乎就在枪响的同时，摩托车上的宪兵迅速开枪还击，机枪象雨点般扫向柳条丛。宪兵少尉抬起头来，看见苏联人依然端坐在座位上，两眼平视前方，十分镇定，似乎刚才没有发生枪击事件。宪兵少尉感到脸上热乎乎的，他推开车门跳下车，指挥宪兵们搜捕。

搜捕的结果除了发现一个人的脚印和两个弹壳而外，别无所获。

宪兵少尉回到车上，盯视着苏联人。他感到苏联人的目光执拗而严厉，气度非凡，借着车灯光，他发现苏联人肩部已经受了枪伤，鲜血浸湿了衣袖，可他还是那样神态自若，镇定如常。

田中铁次郎中佐很感兴趣地听完宪兵少尉的报告后，沉思了一会儿，决定马上审讯这个苏联人，这并非因为他对苏联人感兴趣。苏联正在“肃反”，一些潜伏下来的匪徒，经常偷越国境，逃亡到满洲国来，从这些人嘴里得不到任何重要情报，因为他们都是普通公民，对于苏联的内部情况，尤其是机密，一无所知。他所以决定连夜审讯这个苏联人，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苏联人似乎与“夜游神”有某种利害关系，不然那个“夜游神”不会不顾自身的危险，悍然前来对他连施杀手。

田中铁次郎中佐抓起电话，下达了亲自审讯苏联人的命令。

苏联人被带进特务机关审讯室。

渡红溪河时，苏联人肩部受了伤，由于流血和疲劳，此刻脸色煞白，身上血迹斑斑，但他仍昂然站立着，显出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态。田中铁次郎中佐向来佩服这样的人，即便是敌人也佩服，至少有那么一点“武士道”精神，尽管撬开这种人的嘴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

田中铁次郎中佐坐在审讯台上，问：“你是什么人？”

“苏联人。”

“那个刺客是谁，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刺客是苏联人，绰号叫‘夜游神’，对吧？”

“不知道。”

“刺客使用的子弹是列宁格勒兵工厂一九三七年生产的第二十三批子弹。”田中铁次郎中佐重新看了一下宪兵少尉交来的弹壳，皮笑肉不笑地说：“这是弹壳印记告诉我的，‘夜游神’究竟是什么人？”

“不知道。”

田中铁次郎中佐勃然大怒了。在他审问过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傲慢，拒绝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盛怒至极，脸色顿然阴沉下来，一步一步缓缓踱到苏联人面前，猛然揪住苏联人的领口，举起右手，正准备左右开弓打耳光子的时候，苏联人土黄色风衣钮扣被揪掉了，露出一角苏联红军领章。他立刻怔住了，因为自从日军占领珲春县以来，苏联红军士兵没有一个人偷越国境到满洲国来，他还是第一个。他已经举起的手慢慢地放下来，顺手解开苏联人的风衣扣。刹那间，他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倒退了两步，惊呆了。在他面前分明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全副戎装的军人，肩章和领

章是银白色的，而不是金黄色的，证明他不是军事指挥官而是政工干部，三颗银光闪闪的五角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位苏军政治上将！田中铁次郎中佐一时间瞠目结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稍停片刻，他命令宪兵给他打开手铐，请他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同时把手伸到他面前说：“证件。”

苏联人抬起头凝视着他，犹豫了片刻，极不情愿地把手伸到衣袋里，掏出了证件。

田中铁次郎中佐接过证件，如获至宝，急步回到桌前，吃惊地翻看着。原来这个苏联人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卡扎柯夫，他和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以及远东地委书记，被称为苏联远东地区的三颗巨星，统率着几十万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苏联远东军，成为牵制日本关东军的主要力量。这样一位敌国的军政要人，突然越境而来，处置上若有差池，东京方面怪罪下来，后果不堪设想。田中铁次郎中佐有点发慌，急忙抓起电话，首先要通了日军珲春陆军医院。

珲春县日本特务机关行动队长金哲奎是朝鲜庆源人。他的家乡与珲春县一江之隔，非常熟悉珲春县的地理和风土人情，会说一口流利的东北土话，但不如他说日本话流利。他从小受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奴化教育，无论是衣着，生活习惯以及信仰，都和日本本土人一模一样，在“效忠天皇”，建立“王道乐土”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烧杀抢掠，心狠手辣，胜过日本人，当地老百姓骂他是“二鬼子”，然而也最恨“二鬼子”。在几次审讯中，田中铁次郎中佐看中了他，因为他审讯的手段不亚于法西斯盖世太保。他审讯很少动肝火，脸上常常带着微笑，既不是狞笑，也不是冷笑，是一种